

非常嫌疑犯^(续完)

文 / 〔美国〕克·麦夸里

译 / 李二仕

外景 停车场 晚上

基顿和其他人侧身站在从远处开过来的车的灯光形成的阴影里。我们可以辨识出麦克马纳斯正把枪推上膛。

基顿: 你在干什么?

麦克马纳斯: 没什么, 我要杀了那家伙。

基顿: 我们已经按照你的方式作过了。现在由我来对付他。

麦克马纳斯: 你打算杀他吗?

基顿: 我要和他交易。

这时雷德富特的护卫车凯迪拉克出现在他们面前。汽车喇叭短促地响了三下。

雷德富特骑着他的摩托车从轿车后面出现。他从车上下来, 极力掩饰暗淡的笑容。麦克马纳斯把索尔的手提箱扔到他前面的空地上。

麦克马纳斯: 这他妈的是些什么, 雷德富特?

雷德富特: 放松点儿。我不知道。

基顿: 你不知道。

雷德富特: 是一个律师交给我这份差事的。

基顿: 他是谁?

雷德富特: 一个英国佬。他也只是为别人做事。他没说, 我也没问。

基顿: 我们想见见他。

雷德富特: 他也想见见你们。他昨晚打了个电话, 要我安排一下。那我怎么跟他说?

基顿: 就说我们碰个头。

麦克马纳斯: 要是你敢撒谎……

雷德富特: 麦克马纳斯, 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不要挑我的岔儿。

麦克马纳斯向雷德富特扑去。

凯迪拉克车门顿时弹开, 可以看到里面的枪口。基顿和维尔巴抓着麦克马纳斯, 把他拉了回来。雷德富特骑上了他的摩托车, 目中无人地放肆地笑了。

雷德富特: 索尔这次遭到重创真是个耻辱。许多警察都在寻找作案的人。我敢肯定他们一定会来问我。

他发动了摩托车。

麦克马纳斯: 去你的!

雷德富特骑车走了。凯迪拉克轿车直到他完全消失在视线之外, 才尾随而去。

内景 拉宾的办公室 白天 现时

库简: 那么这个律师是……

维尔巴: 他叫科巴伊什。

库简: 这是从雷德富特那里获知的吧。

维尔巴: 是的。

库简:但是你在和地方法院检察官交谈的时候为什么略去不说呢?

传来敲门声。拉宾探头进来——

拉宾:有人要见你,库简警长。

库简来到走廊里,把身后的门关上了。

内景 拉宾办公室外面

库简认出面前站的人时立刻笑了。

库简:杰克。你上这儿来干什么?

贝尔:我到处找你。你还在找那批码头混战之后消失不见的毒品吗?

库简:是的。

贝尔:可以停止找寻了。我已经去过洛杉矶了,和昨天的圣佩德罗火拼之后的一个幸存者呆在一起。他今早醒过来开始说话。他是匈牙利匪帮中的一员,昨天在那里同一群阿根廷来的替罪羊做交易。他确切地证实了不是什么毒品交易。

库简:可那是九千一百万的买卖……

贝尔:你知道的是这样的情况,但是我们的人却说根本没有毒品。这个匈牙利人说,他们这帮人第二天要给土耳其人去搬运树桩。他们不可能做毒品买卖,而且也没有这个打算。

库简:那钱是用来干吗的?

贝尔:这就知道了。参与交易的人除了几个核心人物,别人是一概不知;那个匈牙利人透露说他们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无论是什么,那都是高度机密的。

库简:我弄明白了。

贝尔:他们告诉我你把一个纽约的瘸子扣在这里。他提到了凯泽·索泽。

库简:谁?

内景 拉宾的办公室 稍后

“砰!”门被打开了。

库简:谁是凯泽·索泽?

维尔巴震惊地抬起头。仅仅是听到这个名字,他就扔掉了香烟并且发抖。

维尔巴:啊,真他妈该死!

内景 好莱坞健身俱乐部 白天两个星期以前

基顿站着,其他人坐着听他说——

基顿:我想知道你们任何人是否能够想起什么人。这个人很有权势。而他的影响力足够可以把我们的底细追查到纽约。

麦克马纳斯:听着,我们现在就这个问题已经想了一个小时了。我的意见是收拾一下溜之大吉。我们还是回到纽约去。至少离开洛杉矶。

突然,听到一个男人清了清嗓子。大家都转向身后的门:科巴伊什先生,一个身材高瘦,衣着考究的男人站在过道里。他手里拿着一只手提箱,非常礼貌地微笑着——

科巴伊什:你是基顿先生?

基顿往后站了站,让他进来。科巴伊什把所有人打量了一番。

科巴伊什:我是科巴伊什。我的老板叫我给诸位带来一个建议。那一定是霍克尼先生吧。我从备用的嫌疑犯照片里认出了芬斯特先生,还有麦克马纳斯先生。(转向维尔巴)我只能猜想你是金特先生。我想你就是解决索尔的那个人。我的老板让我转达他的谢意——一次意想不到的收益。

大家都惊呆了,彼此面面相觑,奇怪他为何知道得这么详细。

基顿:我们可以为你做什么吗?

科巴伊什:我的老板需要你们的服务:去做一件事。只需一天的时间。非常危险。我不指望你们个个都能活着。但是任何能够存活下来的人将根据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平分九千一百万美元。

基顿:谁是你的老板?

科巴伊什:我的老板不想让别人知道他的名字。

基顿:别和我卖关子。我们都知道这是

怎么回事。如果我为你办事,却不知道我是为什么人做事,这就是说你不愿合作。现在别兜圈子了。幕后人是谁?

科巴伊什:我替凯泽·索泽效力。

一阵奇怪的阴影掠过基顿的脸。他既琢磨不透,又不屑地笑着,而且有些惧怕。霍克尼,麦克马纳斯和芬斯特也都是这样的表情。

基顿:什么意思?

维尔巴:谁是凯泽·索泽?

科巴伊什:我敢肯定你们听到过很多关于他的传说。诸位,我可以确认有关索泽先生的许多故事和传奇都是真的。

维尔巴:谁是凯泽·索泽?

科巴伊什:从你们突然变化的表情来看,我敢断言,其他和你共事的人可以告诉你,金特先生。我直接听命于索泽先生的差遣。事实上他带来的是一项命令。

基顿:一项命令。

科巴伊什:基顿先生,1981年的时候,你参与了纽约水牛城的一次抢劫卡车的行动。卡车上装的货物是生铁。而这批货是属于索泽先生的,准备运往巴基斯坦用于核反应实验。这笔买卖违反了联合国章程,但利润丰厚。你是无从知道这一点的,因为替索泽先生运送这批生铁的不知道幕后实情。(稍顿)芬斯特先生和麦克马纳斯先生今年年初从新方舟机场劫持了一批飞机运送的货物,飞机上装的是金属铝和镀金电线,同样也是运往巴基斯坦的。

科巴伊什转过身来指着霍克尼——

科巴伊什:两个月前,霍克尼先生偷了一辆途经皇后区的装满了枪械部件的卡车。

大家都看着霍克尼。他难为情地笑着。大家都明白了,就是因为他抢劫的这辆卡车,他们所有的人都被逮捕了。

科巴伊什:这些枪据说原来是要运到纽

约州去销毁的。我们打算把它运到贝尔法斯特去做实验的。这次索泽先生雇佣的还是对他一无所知的人。(转向维尔巴)我们就是这样认识金特先生的。

维尔巴在他的凝视下显得畏缩。

科巴伊什:九个月前,索泽先生的一个不太机灵的送信人在一次颇为复杂的骗局里被一个瘸子逮着了。索泽先生为此损失了六万两千美元。

现在(他面对所有人)我们花费了一些时间找到了你们。我们的计划是:你们在纽约被捕后就可以接见你们了。

基顿:这些都是你设计好的?

科巴伊什:是的,索泽先生打了几个电话。直到我来见你们,你们才可能获释。基顿先生的律师芬纳女士看来办事效率很高,很快就会释放他的。而对你们的解决办法还是经过商讨的。

基顿:雷德富特知道吗?

科巴伊什:雷德富特先生什么也不知道。索泽先生很少雇佣同一批人较长时间地为他办事,这样他们也就无从知道是为谁效力了。如果一个人不需要依赖某些人,他就不会遭到别人的背叛了。

芬斯特:为什么告诉我们这些呢?

科巴伊什:因为你们都偷过索泽先生的东西。就因为你们不知道偷的是他的东西,所以才能够活下来。他觉得你们欠他的。你们应该还欠下的债。

霍克尼:这个家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怎么能证明你是替索泽工作的?

科巴伊什:我认为这个问题不太相干,霍克尼先生。你们五个人要为谋杀索尔·伯格和他的保镖承担责任。雷德富特先生可以证明你们参与了此案,我们可以预见他会这样做的。他可不像是你们这样有着“高尚”的血统,不会背叛。

麦克马纳斯:真是混账!

科巴伊什:情况是这样的,诸位。索泽先生最初的兴趣,我想你们也都知道是贩毒。他已经——可以这么说,和一伙阿根廷人竞争了多年。这些人和索泽先生的对抗造成了损失。这些阿根廷人三天之后会有一笔高达九千一百万美元的海洛因交易。不用多说,这笔买卖将极大地增强这群阿根廷人衰微的势力。索泽先生想要你们阻止这桩交易。如果愿意,你们可以在成交时行动。无论成交金额是多少,全部都归你们所有。买卖将在圣佩德罗港口的一艘船上进行。索泽先生希望你们去那艘船上,销毁甲板上的海洛因。这样你们欠索泽先生的恩情也就免了。

基顿:给我一个我不应该马上杀你的好理由。

科巴伊什笑了,把手提箱放在面前的桌子上——

科巴伊什:诸位,这是从索泽先生那里带来的一份礼物。

他转过身,走出了房间。

基顿走上前去,把手提箱打开。他伸手进去取出五个厚厚的马尼拉纸信封,每个信封上都用大写的字母写着“基顿”,“麦克马纳斯”,“霍克尼”,“芬斯特”和“金特”。

基顿拿出每个信封里的档案,把它们像地图一样摊开。

基顿分发给每个人各自的档案。他首先打开了自己的。他从信封里掏出一叠厚厚的纸,并且开始用手翻读。

基顿:上帝啊!你们都打开看看。

所有的人都打开了自己的档案。里面不仅有他们各自的照片,而且还有各自详细的犯罪记录。

霍克尼:他们全都知道。

麦克马纳斯:这里就是我的生活。从我

18岁起做过什么全都有。

芬斯特:里面竟然有我合作的对象,以及作案的时间。

霍克尼:他妈的!他们无所不知。

基顿还拉出一张自己和律师埃迪·芬纳兰的放大黑白照片。他们在纽约的一个喷泉旁边手挽着手笑着。他偷偷地把照片藏了起来。

基顿:这不对劲。

芬斯特:我真搞不懂。谁过去在纽约的时候经常说起凯泽·索泽。

麦克马纳斯:是布里克斯·马林。

芬斯特:对了。他说过为索泽工作过。都不是直接接头。但总是能够获得高出别人五倍的报酬。

基顿:算了吧。这个家伙是作白日梦。科巴伊什利用他来故弄玄虚。

芬斯特:这个我就不懂了。情况会很糟糕。

霍克尼:尽是胡扯。这个家伙可能是洛杉矶警局的卧底。我觉得是策划好的。

芬斯特:我听到的说法是索泽是个刽子手,毫无恻隐之心。

基顿:根本就没有凯泽·索泽这个人。

维尔巴用手翻看着档案,上面记录着很长一串人名,电话号码,地址。这份档案完全包含了他的犯罪记录和个人生活的详尽细节。他抬头看着基顿。

维尔巴:谁是凯泽·索泽?

内景 拉宾的办公室 白天 现时

库简的脸贴近维尔巴的脸。他想要听清维尔巴说过的每个字。

维尔巴:据说他是个土耳其人。有人说他父亲是德国人。但也有人不相信有这么个人存在。没人见过他,也不知道有什么人是直接替他效力的。一切只是听科巴伊什讲的,每个人都可能为索泽工作过。这就是

他的威力所在。你是无从知晓的。魔鬼犯下的最大的恶作剧就是向人们证实索泽是不存在的。有人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一个我相信的故事——是关于他在土耳其时的事。有一小撮匈牙利人想要组建自己的暴徒班子。他们意识到要形成自己的势力，依靠的不是枪、金钱，或者是电话号码。需要的仅仅是其他人不具备的非凡的意志。不久，他们有了一定的实力，然后就开始骚扰索泽。那时候，索泽还没完全成气候，只是贩卖毒品。他们说……

内景 索泽的家 白天

三个匈牙利人闯入凯泽·索泽的家。他们逮着他的五个孩子，并把他们驱赶到前屋。其中一个歹徒打他妻子的耳光。

维尔巴(旁白)：他们下午来到索泽的家滋事挑衅。他们在家里发现了他的孩子和妻子，就决定等索泽回来——

内景 索泽的家 稍后

门开了，索泽走了进来。我们永远看不到他的脸。

索泽的妻子躺在一个角落里，身上被打的青一块紫一块。她的衣服已被撕成了碎片。她没法抬头看她的丈夫。

三个匈牙利人站起来向他致意：其中两个人手里拿着枪。另外一个拿着一把锋利的剃须刀。他揪着索泽年纪最小的儿子，把刀片架到他的脖子上。

维尔巴(旁白)：他回到家时，妻子遭人强奸，孩子在厉声尖叫。这些匈牙利人知道索泽很强硬，不好对付。所以他们想给他一个下马威——

三个匈牙利人狞笑着。索泽的妻子发出令人恐怖的尖叫。一个匈牙利人举起蘸有血迹的刀片。突然他又逮着一个小孩。那小女孩不超过六岁。

维尔巴(旁白)：他们威胁索泽说想要他

的地盘——接管所有他的买卖。索泽扫了一下他全家人的脸……然后他显示出什么是真的男人的意志和威力——

突然，索泽掏出手枪，向两个匈牙利人射击。他转身瞄准了抓着他小孩的那个人。

那个人胁迫说要割断孩子的喉咙，并把刀片贴到要划出血的地步。

索泽开火。

目瞪口呆的匈牙利人看着手上的孩子倒在地上。

索泽把枪口调过来对准了第二个孩子，然后一个接一个，他在这个匈牙利人面前把自己的孩子一个接一个地杀死。

维尔巴(旁白)：他告诉那个匈牙利人，他情愿看着自己家人都死，也不愿意从那天以后为别人活着——

索泽走到他妻子身旁。她躺倒在地上，哭着抬起了头。她的目光特别奇怪。一种充满了信任，也许还夹杂着惊恐和耻辱。

他把枪放在她双眼之间，并且开了枪。

维尔巴(旁白)：他让剩下的那个匈牙利人走了，他跑着逃开了。他等到妻子和孩子都死了，然后就开始跟踪追逐其余的歹徒。他杀了这些歹徒的孩子、妻子，并且还杀了他们的父母，以及他们父母的朋友——

一个黑色的长长的人影从一堵燃烧着的墙前面走过——黑色的影子在大火的热浪前更加突出。

维尔巴(旁白)：他烧了自己居住的房屋和做生意的店铺，他杀了欠他债的人。随后他藏起来，不见了。再也没有人看到过他。他成了传说中的人物。他成了人们在晚上讲给孩子听的故事。如果你们不听话捣蛋，凯泽·索泽就会来找你们。当然也没有人真相信……

内景 拉宾的办公室 白天

库简：你相信他吗，维尔巴？

维尔巴:基顿总是说:“我不相信上帝,但是我很害怕他。”而我相信上帝,但是唯一让我感到恐惧的是凯泽·索泽。

内景 监听工作间

杰克·贝尔和拉宾通过耳机听着维尔巴的叙述。

拉宾:你对他说的怎么看,贝尔探长?

贝尔:我可以介绍司法部的丹·梅塔泽瑟和你认识。他在哥伦比亚特区有关于索泽的档案。他这些年来一直喜欢收藏别人的档案。很多人都说索泽就是在这次被烧得无法辨认的驳船事件里死去的记者。

拉宾:你以前听说过他吗?

贝尔:你指道听途说吗?有过几次。都是些传来传去的消息。有人从索泽那里拿钱,而另外一个人为拿钱的人办事。总是些绕来绕去的说法。也许他是个退役的警察。当一个人的名字听着都让人害怕的时候,这样的不祥之兆就会使人总在背后捣鬼。

内景 拉宾的办公室

维尔巴:我说完了。我把船上发生的都讲了一遍。你认为我略去怎么到的又怎么样?如果我的描述有很多漏洞,那个地方检查官也不会赦免我。而你却从我这儿知道了想要得到的一切。真是他妈的一桩大买卖。

库简:这就是你为什么从不向地方检查官坦白的原因。

维尔巴:你说吧,库简警长。如果我告诉你我是海湾里的魔鬼雇佣我去袭击港口的,你会怎么认为?

库简:拿出你的证据来。如果你坚持这种说法,我们会听你把话

说完。

维尔巴:但是现在我已经得到赦免了。你能够给我提供什么呢?

库简:如果真有一个叫凯泽·索泽的人,他会找你的。

维尔巴:你的判断力到哪儿去了,库简警长?你认为压力来自何处呢?凯泽·索泽——不管你怎么称呼他——知道我现在在哪儿。是他让你不得安宁,如果你放我走,而他十分钟之后就能抓到我。我的赦免权就等于他妈的白搭了。当我被保释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全新的困境。

库简:那为什么还做对他有利的事?我们可以保护你。

维尔巴:哼,谢谢,戴维。目前看来这是你的最好的工作。以前你们是敲诈,要挟。如果我真心诚意地向你表白,你会假装没听清楚。同样的混蛋也把我们抓起来,把我们置于这样的境地,并且告诉我说要保释我去你的!你以为自己能抓住凯泽·索泽?你以为像他那样的人会走上前来,探出自己的头来乖乖就范吗?如果他真要出现做什么事情,那他一定会把我除掉。(稍顿)而从此我想你也再无从找到他了。



内景 医院病房外面的过道 白天
普卢姆伯医生从大厅外面张望着。

柯瓦什说出了一大堆匈牙利语,博迪尽力记下他说过的每句话,并把它们翻译给特蕾西·菲茨杰拉德。

她飞快地根据他所描述的画出肖像。
丹尼尔·梅塔泽瑟在一边观看。

凯泽·索泽合成的肖像画逐渐成形。

博迪(匈牙利语):他的鼻子什么样?

柯瓦什(匈牙利语):比现在这样小一点,更尖一些。

博迪(对特蕾西):鼻子要尖些、小些。
(对柯瓦什,匈牙利语)头发是什么样的?你早先时候描述过。

柯瓦什(匈牙利语):比现在的要长些,而且没那么黑。

博迪(匈牙利语):你敢肯定吗?

柯瓦什(匈牙利语):别问这种傻问题了。

博迪(对特蕾西):他说头发要长些,颜色要浅些。

外景 海滩 白天

海浪撞击着石头防波堤。一个男人坐在那里钓鱼,而他的儿子布兰多向开阔的海滩走去。他用钓鱼杆在岩石和海藻中搜索。他盯着脚下岩石中间漂着的东西。他挑了挑那个东西。注意到那是个被纺织品裹缠起来的東西,原来是一具穿着格子浴衣的,身体浮肿的尸体。布兰多用钓鱼杆挑了挑尸体的眼睛,眼睛就从眼眶里冒出来。

内景 拉宾的办公室

维尔巴:这就是我为什么在伊利诺斯州的斯科奇发廊一带呆不下去的原因。

库简:这完全是两码事。

维尔巴:不,这是有关系的。如果我不是因为一直在伊利诺斯州开设蒙特牌戏^①的话,就不会离开那儿来到纽约。要知道,

我也永远不会碰到基顿。我在发廊一带的经历是一切事情的起因。

库简:我们可以再接着说科巴伊什吗?

维尔巴:发廊一带的经历有一部分就和科巴伊什有关。这段经历也记在我的档案里了,连同其他的从我高中时候起就做过的事情。看到了吗,这些中间的情报人员,他们比我还知道的多。他们对我们无所不知。

库简(看了看手表):你在拖延时间,维尔巴。

维尔巴:也给人休息一会儿的时候吧?

库简:发生了什么事情?

维尔巴弯下身子。他意识到了自己的拖延时间的策略失败了。

维尔巴:第二天早晨我们醒过来,芬斯特不见了。他认为直接去找索泽并没有把握。他留下张条子,祝我们好运,而且还卷走了一部分我们应该平分的钱。

库简:以后怎么了?

维尔巴:麦克马纳斯非常生气。他一直说要把他找回来,还说要把他的心挖出来等等的废话。当晚我们接到了一个电话。

库简:什么电话?

维尔巴:科巴伊什告诉我们在哪儿可以找到芬斯特。

外景 海滩 晚上 两星期前

基顿眺望大海,抽着香烟。

基顿:你想怎么处理他?

麦克马纳斯跪在沙滩上。霍克尼和维尔巴站在他身后,盯着眼前的什么东西。

那是芬斯特的尸体,上面布满了弹孔。麦克马纳斯目不转睛地看着,抑制住自己的情绪。

麦克马纳斯:我和芬斯特共事五年。所

① 一种用40张牌的西班牙赌博牌戏。——译者

做过的事,所赚的钱我都记不清了。

基顿:对不起,麦克马纳斯。

麦克马纳斯:我想把他埋了。

基顿:没有时间了。

麦克马纳斯突然跳起来,用手枪指着基顿。基顿转过身来面对他,并且抬起了头。

麦克马纳斯就像是用枪对着一个鸡毛掸子。

麦克马纳斯:你能够挤出时间的。你不是唯一负责的人,伙计。

基顿:没有工具。

麦克马纳斯:用我们的手。

外景 海滩

每个人都用手在无人的沙滩上挖着坑。挖的坑快到齐腰深了。芬斯特的尸体就在几英尺远的地方。

霍克尼:这简直是疯了。

麦克马纳斯:挖。

霍克尼:这是他妈的干沙子,伙计。尸体腐烂后,几百码远的地方都能闻到臭味。

麦克马纳斯:挖,你他妈的。

霍克尼看出麦克马纳斯这次是动真格的了。基顿用眼神示意霍克尼不要争论。

霍克尼:基顿,我们要走了。他们会找到他的。

基顿:挖。

维尔巴:我们该怎么办?

霍克尼:我们可以跑。这没有问题。

基顿:他们好像也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麦克马纳斯:大家都不许跑。

霍克尼:我们埋的不是我的孩子。我不欠任何人。

麦克马纳斯:在这儿还有一笔交易。

霍克尼:从什么时候起?

麦克马纳斯:就从今晚开始。

霍克尼:去他妈的。

麦克马纳斯:是一次还债的交易。

基顿:那不叫还债。我没有这个义务。

那只是个警告。你想还债?还是想要逃跑?我都不管。我要做的就是做个了结。不是为芬斯特,也不是为别的什么人,而是为我自己。这个该死的科巴伊什对我不能怎么样。(稍顿)你们都下地狱吧。

基顿转过身来,用双手疯狂地挖着。霍克尼犹豫了一阵,然后也慢慢开始挖坑。

四个人都在为芬斯特挖坑。

内景 拉宾的办公室 白天 现在
维尔巴抽着烟,没有残疾的手抖得厉害。

库简:他们杀了芬斯特以后,就没人跑吗?

维尔巴:我想跑。我认为我们能对付的了。

库简:为什么你不说点儿什么?

维尔巴:我试过了,你就相信我吧。但是基顿不接受。这对他来说不切实际。基顿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以前是个警察。对一个警察来说,怎么解释他都觉得很简单,没什么复杂的。大街上发生的事情没有什么不可以理解的,背后也不会有什么主要罪犯。如果你发现了一具男尸,而且猜想是他兄弟干的,你就会发现这猜想是对的。没人会和基顿争辩。他们都在集中思想考虑如何重创科巴伊什。

外景 停车场 晚上 两星期前
雷德富特的摩托车停在那辆凯迪拉克轿车的顶棚上。轿车车身布满了弹孔。

雷德富特的尸体从车前挡风玻璃的一个窟窿里上半身被挤了出来。我们可以辨认出这是雷德富特的唯一迹象,是他特有的那双红靴子。

内景 写字楼 白天

科巴伊什从一座豪华的写字楼的门前经过,后面跟着两名保镖。他走向电梯,没有注意到不远处的霍克尼正在读报。

我们看到一根细导线从霍克尼的耳朵穿到他的衣领里。

霍克尼: 他来了。

内景 走廊 第 40 层

基顿, 麦克马纳斯和维尔巴站在第 40 层楼的六号电梯口。他们都穿着工作服、挂着对讲机, 看上去就是大楼的服务人员。

所有的电梯门都开着, 动不了了。

麦克马纳斯走进一间电梯里面。电梯门一关上, 他就窜到顶板的架子上去了。

内景 走廊

基顿和维尔巴听着对讲机里的动静。

内景 大厅

电梯门开了。科巴伊什和他的保镖上了电梯。

内景 电梯

电梯里只有科巴伊什一行三个人。麦克马纳斯似乎没在里面。科巴伊什按了一下按钮, 电梯就启动了。突然, 电梯顶部的隔板打开了, 露出麦克马纳斯的胳膊。

“砰砰”两声从装了消声器的枪里发出。两名保镖倒在了地上, 死了。科巴伊什异常镇静地抬头望着麦克马纳斯的枪口。

麦克马纳斯: 按到 40 层。

内景 走廊 第 40 层楼

电梯打开后, 迎接科巴伊什的是基顿和维尔巴。麦克马纳斯从电梯顶部的隔板上跳下来, 推着科巴伊什走出来了。

维尔巴和麦克马纳斯抓住两具尸体, 把它们从电梯里拖出去, 又把尸体拖进临近的一间被撬开的电梯里。

基顿: 我们的回答是“不”。

科巴伊什: 索泽先生会非常……

基顿: 你听我说, 混蛋。没有什么凯泽·索泽。如果你再说这个名字, 我会马上在这里毙了你。

科巴伊什: 你的威胁真奇怪。我唯一想

到的是无论如何你会就地处决我。雷德·富特先生太可怜了。

麦克马纳斯: 这正好扯平芬斯特的事。

又一间电梯开了门, 霍克尼走了出来。

科巴伊什: 啊, 霍克尼先生。一定要加入我们哦。

基顿: 我们知道你能够找到我们, 现在你也见识了, 我们也可以找到你。我给你一次机会, 我们就此一笔勾销。

科巴伊什: 索……先生, 我的老板已经下定决心。他不会改变的。

基顿: 我们也不会。

麦克马纳斯: 你们干掉了芬斯特, 也许你们可以逮着更多人, 但是你不可能把我们全部逮住。我们总有一个人可以在你们行动之前就把你干掉。

科巴伊什: 我相信, 麦克马纳斯先生。我真相信。如果你们连这点儿能力都没有, 我们就不会挑选你们了, 但是我还是做不了主。你们的威胁和恐吓都很……可笑, 如果相比我的老板向我施加的威慑力, 那……

麦克马纳斯: 你已经知道了。我就是能干掉你的人。我就是可以逮着你的那个人。

科巴伊什: 对不起, 麦克马纳斯先生。(对基顿) 恳求你相信我, 基顿先生。确实有凯泽·索泽这个人, 而且他意志非常坚定。

基顿: 我们明白。

麦克马纳斯拿手枪对着科巴伊什的下颞。那个律师冷酷的眼神竟然毫不退缩。

科巴伊什: 在你们杀我之前, 让我先处理完我与芬纳兰之间的业务, 好吗?

基顿: 你说什么?

科巴伊什: 埃迪·芬纳兰。她现在在我楼上的办公室, 就引渡罪犯提供一些证据。我要求她以个人的名义来处理这个案子。她明天就乘飞机离开。

大家都看着基顿。

科巴伊什：也没有关系，麦克马纳斯先生可以动手。

基顿：你在撒谎。

科巴伊什：我撒过谎吗？

内景 走廊 第40层

大家都静静地跟在科巴伊什的后面，沿着只有一点微弱的灯光，用橡木装修过的走廊走着。维尔巴用一支小手枪直接对准着科巴伊什的后背。

他们一行人来到一个玻璃做的办公大厅的休息室，大家都望向玻璃之外的大厅。

埃迪·芬纳兰正和一个接待她的人随意地交谈。

内景 大厅

埃迪向大堂里的人瞥来。基顿迅速转过身去，面对其他的人。从埃迪站着的地方望去，科巴伊什似乎在和一群没有敌意却有威慑力的保镖在交谈。

他们看见一个高个子男人，穿着和刚才在电梯里死掉的保镖的制服一样的衣服。他注视着科巴伊什和其他人，非常严肃地站在那里，并且警醒地关注着周围。

科巴伊什：这是芬纳兰女士在洛杉矶的保镖。跟着她寸步不离。我想要你们知道她受到最好的保护。

基顿的头脑在迅速地盘算，希望能有办法，但是没有结果。维尔巴没有被要求就把枪放下来了。

科巴伊什：休息一会儿吧，先生们。船星期五就会来了。如果在船到来之前我看见你和你的朋友们，或者是船到了半个小时后我检查到你们没能阻止那些我不愿意见到的人，芬纳兰女士就会受尽残酷的暴力折磨而死。同样还有你的父亲，霍克尼先生；和你在亚利桑纳州的叔叔兰德尔，金特先生；另外我还会杀了麦克马纳斯先生的侄儿，戴维。你们都听明白了吗？

大家都围着科巴伊什，恨不得杀了他。

科巴伊什：我来处理楼下的两具尸体。把他们作为芬斯特先生干的。现在我可以走了吧。

科巴伊什走向办公室里面。埃迪转过身来向他打招呼。基顿慢慢转过身来看着眼前的景象，科巴伊什和埃迪握手并且交谈。科巴伊什说了些他们听不清的话。埃迪笑了，她的背朝向窗户。

科巴伊什笑着把目光向基顿这边瞥来。就在这个时候，保镖注意到了基顿。基顿和他的同伴走之前，他礼貌地点了点头。维尔巴多看了几眼，最后一个离去。

外景 山边公路 白天

基顿，维尔巴，霍克尼和麦克马纳斯坐在一辆租来的小客车里，俯视着圣佩德罗港口。从科巴伊什的手提箱里得到的另一份档案被放在汽车的仪表板上。里面有一张地图和足足50页的讯息。

基顿：这在逻辑上是不可思议的：封闭的船舱，没有任何事先的计划和安排，10个人，也许20个。

霍克尼：我们可不可以偷袭这些家伙？

基顿：不大可能。有那么多可卡因，他们会有所准备的——得考虑别的办法。即使我们中间有人成功地劫持了这艘船，也会一无所获。

麦克马纳斯：难道钱真会在那里等我们？

基顿：我们至少还需要10个人。我的看法是，很难成功。任何走进船里的人都不会活着出来的。

麦克马纳斯：我想采取行动。

霍克尼：我也是。

维尔巴：你们听到基顿刚才说的了吗？

霍克尼：如果我进去的话，需要掩护。

麦克马纳斯：我也是。

听到这些,维尔巴觉得非常震惊。他瞧着基顿,好像是在征询他的意见。

维尔巴得到的全部回答就是基顿冷酷的观望。基顿弯下腰,缩回到座位上去,把生意托付给了别人。

维尔巴:我们不应该只是进去送死。

稍顿。他们突然意识到了自己所处位置的重要性。最后——

麦克马纳斯:消息说纽约正在下雨。

大家都不知道如何作答。

外景 码头 圣佩德罗 晚上

一艘很大的船,它给人的感觉是滑溜溜的,像是游艇,但是没有那么豪华。这是一艘做买卖的船——船身重而且速度快。它停靠在码头边。

一架巨大的起重机从码头上吊起一盘装着燃料桶的货架。起重机吊起的货物在船上悠悠地晃着。码头上的一个人用西班牙语朝起重机操作员大声嚷嚷着。

外景 船坞

基顿和维尔巴躲在一艘搁浅在码头边、又破又旧的船的阴影里眺望着目标。

维尔巴:他们在说什么?

基顿:我想是俄语吧。我也不知道。

维尔巴:匈牙利语吧?

基顿:别说了。

摄影机移动摄影向观众展示——

麦克马纳斯从船的一侧爬了上去。

镜头移过他身边继续展示——

一艘大船,一艘巨大无比的船。

外景 驳船

霍克尼迅速走过一堆钢架之类的东西,来到这艘大船船尾附近的一个伏击点。

霍克尼的视点——

一辆黑色的货车开过来,停靠在离起重机不远的地方。四个穿着西装的人走了出来。还有一个人留在车里,其余三个向船上

走来。

船上,五个男人从底层甲板走上来。他们面对穿西装的人非常紧张,而且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有一个人说西班牙语,还有一个说俄语。过了一阵子大家才开始用同一种语言。由两个谈判代表决定用法语交谈。

霍克尼坐在货车上。他肩上背着一个大包,里面装满了炸药和炸弹。他调着上面的定时器。他拿起对讲机——

霍克尼:你们各就各位了吗,孩子们?

外景 船屋 顶层

麦克马纳斯在船舱的顶部找到了一个固定的位置。他停下来,抓起对讲机——

麦克马纳斯:如果不是因为停下来和你说话,我就准备好了。

外景 船舱

基顿(冲着对讲机):大家不要说话。我准备好了。麦克马纳斯,你最好 10 秒钟内准备完毕。

麦克马纳斯(冲对讲机):我已经到位。

基顿(对维尔巴):我想要你留在这儿,明白吗?

维尔巴:但是我以为……

基顿:如果我们没有成功,我希望你带着钱离开。

维尔巴(困惑地):基顿我不能只是……

基顿:我希望你去找埃迪。你们俩找个安全的地方。告诉她发生的一切。她认识一些人,知道该怎么处理。如果我们对付科巴伊什的方法不能成功,她有她的办法。

维尔巴:要是我……

基顿:就按我说的去做。

基顿转过身去,向前迈了几步。他停下来,往后看了看,脸上充满了愧疚和痛苦。

基顿:告诉她……告诉她我试过了。

还没等维尔巴有所反应,基顿就离去了。他沿着一个坡道向船的方向走去。

他还差几码远就到了前面的隐蔽处,但是有人看见了他。

外景 码头

其中一个穿西服的人开始朝其他人喊叫。那些人拔出枪来,尽量想要自己看上去显得酷一点。

基顿径直朝那些人走过去,毫无惧色。他的手放在口袋里。

在他上方的隐蔽处,麦克马纳斯探出头来,掩护着基顿。随后他把头缩了回去,露出枪口。

基顿在距离对面总共 15 个人 20 英尺的地方停了下来。

外景 船舱 顶层

麦克马纳斯的视点——

麦克马纳斯通过枪上的瞄准器审视着眼前的景象。瞄准器绕过基顿,对准了目标。目标是一个穿西装的男人。

麦克马纳斯:“砰”。

然后他再把瞄准器对着其他人,一个接一个,而且转换速度飞快,模拟着将他们都杀死。他的手法稳健而迅捷。很明显他可以在几秒钟内轻取所有 15 人的性命。

麦克马纳斯:“砰……”

他一边模仿枪响,一边骂骂咧咧。

外景 码头

那些人用各种语言向基顿发话。

外景 驳船

霍克尼的视点——

有几个人站在码头上靠近那艘大船尾部的地方,然后朝人群闹哄哄的地方走来。

霍克尼出现了,他迅速而悄无声息地穿过隐蔽处,身上背着炸药。

外景 船坞

维尔巴仍在黑暗处,显得有些惊恐。

内景 船坞 顶层

麦克马纳斯还在通过瞄准器监视着眼

前的目标。

麦克马纳斯(悠闲地哼着儿歌):“老唐纳德有一个农场,咿呀,咿呀,噢。他在农场杀了几个人,吧嗒乒,吧嗒乒,吧砰……”

外景 码头

最后,两个人向基顿走来。其余的人用枪对准他。他们企图抓住他的胳膊,并把枪直接指向他。

在码头的另一端,霍克尼把炸弹扔到这艘大船的船尾。炸弹爆炸。

围着基顿的人一下子分了心。基顿从口袋里各掏出一把手枪,杀死了两个靠他很近的人。

外景 船坞 顶层

麦克马纳斯(一边继续唱着,一边以最快的速度开枪):“艾维斯离开了家园……”

外景 码头

从船上过来的人和穿西装的人都企图抓住基顿,但是麦克马纳斯的冷枪狙击使得他们应接不暇。

内景 起重机

起重机操作员打开门就跑了,留下起重机仍在那里运作。

外景 船坞 顶层

麦克马纳斯奔跑着穿过船坞的顶层,然后跳到码头上。他来到一处有粗粗的缆绳的地方,顺着缆绳爬到船上去。

这时的码头上——

基顿爬上了这艘大船一侧放下来的小救生艇,然后再从那里爬上船去。

外景 码头

霍克尼四面开枪扫射。他突然意识到码头上已经没人了。

稍顿。

最后,他转身跑向码头上停有货车的地方。他找到通往桥墩的一个活动舷梯。

他跑到货车前,发现那里有一个人在那

里守护着。

那个人听到霍克尼靠近的声音,就举起了枪。霍克尼直接向他跑去,同时疯狂地喊叫——

霍克尼(用西班牙语):别开枪,别开枪。我们一起逃离这个鬼地方吧。所有的人都死了。

“砰!”

他一枪命中那个人的脸,然后从倒下的尸体上跑过。

他来到货车的后门,把门打开。

里面装满了很大的木制的板条箱。

内景 货车

霍克尼突然忘记了激烈的枪战,打开一个板条箱,看了看里面。

里面装满了钱,全是现金和一些可流通的证券和票据。

他笑了。

“砰!”

鲜血溅满了钞票。霍克尼看着眼前的景象,呆了。

霍克尼把浸透了鲜血的手从腹部举起。他转过身来,惊慌失措地瞪大了眼睛。

“砰!”另外一枪击中了他的脑门。

外景 码头

麦克马纳斯在码头上狂奔,像疯子似的,直接朝着船舱口奔去。

他四处扫射,好像他的脑后也长了一双眼睛。他看见基顿往大船的甲板上爬。

外景 储藏室

维尔巴正在做激烈的思想斗争,不知如何是好。最后他决定从船的另一侧爬上去。

外景 大船 甲板

起重机仍在运作着。一颗子弹打中了升吊起来的一个燃料桶。

汽油通过燃料桶上的弹孔狂泻而下。

外景 大船

基顿发现了船舱入口,就下去了,并且把一个准备要上甲板的人打死了。

麦克马纳斯跳上甲板,跟在他后面跑下去。

外景 码头

维尔巴来到活动舷梯的顶部,从这儿下去可以到达桥墩。他潜伏在活动舷梯旁边的护栏后面。他一转过身来,就看见了霍克尼的尸体躺在货车旁边。他惊慌失措地环顾四周,吓得一动都不敢动。除了人的尖叫声,以及远处船上的声音和起重机的轰鸣声,周围没有别的声响。

内景 拉宾的办公室 白天 现时

库简:为什么你不跑?

维尔巴:我吓呆了。我想起了埋葬芬斯特时看到的他的样子,然后我想到了基顿。事情看上去好像是要成功了。

这时传来敲门声。

拉宾走进来,示意库简出来一下。

内景 大厅走廊

拉宾和杰克·贝尔在大厅里。拉宾递给库简一个厚厚的马尼拉纸做的文件夹。库简翻阅着。

贝尔:一个男孩今天早晨在海滩上见到了一具尸体。很明显这个人是在船着火的时候被扔下船的,而且事先脑袋上挨了一枪。两个联邦调查局的人认出他来了。

库简:还有呢?

贝尔:死者名叫阿图罗·马奎兹,是阿根廷的一个小走私犯。去年他因为非法买卖在纽约被逮捕。他又逃到了加利福尼亚,却在当地的海滩被抓获。他们准备将他引渡的时候,他又再次逃跑成功。知道吗?——埃迪·芬纳兰被安排负责这桩案子的审理。

库简:他是科巴伊什。

贝尔点了点头。

拉宾:我给纽约警局打了个电话,他们

给我传真了一份马奎兹的供词。他是个告密者。

库简把档案一页一页地抽出来看。

库简:真他妈是个小人。

拉宾:阿图罗强烈抵制回监狱,所以他供出了将近 50 个人的名单。猜猜最后他供出的是谁?

库简发现档案里的一张纸上有一段划上了记号——

库简:凯泽·索泽。

贝尔:还有更多的情况。

内景 拉宾的办公室 不一会儿

库简走进办公室在维尔巴的前面坐下了。他微笑着——

库简:我来告诉你我掌握的情况。如果有你熟悉的,就告诉我。

维尔巴一时莫名其妙。

库简:那艘船上没有毒品。

内景 大船 晚上 一个星期前

基顿正穿行于窄窄的、顶棚很低的走廊,检查了每个储藏室,同时向船的底部走去。

在船上另一处:

麦克马纳斯也在船舱的走廊上行走。他看上去对检查货物没有什么兴致,而是想方设法要杀死船上的每一个人。

他像一个疯子似地大吼大叫,一边走一边对什么都开枪,他一会儿徒手将人打死,一会儿开枪,一会儿用自己的刀杀人。

内景 船舱走廊

贾米,一个船上的人,一边推,一边帮着一个瘦瘦的、脸上满是汗、身上穿着格子浴衣的人走向走廊最边上的一个储藏室。

这个穿着浴衣的人不断地发抖。他看来是吓坏了。

穿浴衣的人:他在这儿,我看见他在甲板上。

贾米把他推进储藏室,并且关上门。

屋子里放着柔和的音乐,同时夹杂着那个人紧张的喘气声。

那个穿浴衣的人的尖叫声穿过紧闭的门,他的声音在整个船舱里回荡——

穿浴衣的人:我告诉你吧,他是凯泽·索泽。

贾米站在船舱储藏室门外。他转过身去面对着下面的一个大厅。在船上较远的地方,他可以听见麦克马纳斯像鬼一样的哀号声,另外还有偶尔传来的几声枪响。

内景 船的底舱

基顿来到一扇高四英尺的门前,那门通向船的底舱。门轻轻地开了,基顿觉得有些奇怪。他推开门进去。但是底舱是空的。

他听到后面有响动,便迅疾转过身来想要开火。但是他看到是麦克马纳斯站在门口,他的脸上全是血。

麦克马纳斯:你听见我听到的话了吗?

基顿:你怎么啦?

麦克马纳斯:凯泽·索泽在船上。

基顿:你说什么?

麦克马纳斯:我听见有人在拼命喊,说凯泽·索泽在船上。

基顿:你没事吧?

麦克马纳斯用袖子擦干净脸上的血迹——

麦克马纳斯:怎么啦?噢,这不是我的血。

基顿:没有可卡因。

麦克马纳斯四处看了看,好像仍希望在某个角落发现四吨半毒品。

他俩面面相觑,长时间不出一声。

麦克马纳斯:我们还是离开这个鬼地方。

基顿:从你后面走。

内景 走廊

基顿和麦克马纳斯走出底舱,他们非常谨慎小心地慢慢沿着来时的路回去。他们听到了上层甲板上的脚步声,以及时不时传来的用西班牙语喊叫的声音。

基顿:霍克尼在哪儿?

麦克马纳斯:我想他没上船来。

他们来到一个岔口,从那里既可以向左,也可以向右。

基顿:我记不得是哪个方向了?

麦克马纳斯:右边。

“砰——砰!”

他们身后响起了枪声,在船体里回响。他们没有停下来,也没转过身去。基顿往左走,麦克马纳斯往右。他们分别向不同的方向走,后面传来阵阵枪声。

内景 船舱过道 船舱

贾米小心地探出头来,左右巡视了一番。

有人过来了。他举起手枪,蹲伏在门口。

内景 船舱

那个穿着浴衣的人坐在床上的一个角落里,两眼看着门。他听到不远处某个地方的打斗声。

他爬上床,躲在床和船壁之间,只露出一个头。他忍不住哭了。

“砰——砰!”门外的大堂里传来两声枪响。

门突然被撞开了。贾米蜷缩着重重地倒在了地板上,眼睛里中了一枪。

一个人影在门口徘徊。

穿浴衣的人抬头看着那个人,我们无法看见他的真面目。

穿浴衣的人:我什么也没说。

“砰!”

穿浴衣的人倒在地上,死了。

外景 甲板 稍后

船上现在悄无声息。基顿走出来,到了甲板上。他眺望前方的桥墩,看见维尔巴站在一堆尸体当中,被吓呆了。他们的目光碰在了一起。基顿朝他挥手,好像是示意他快走。

外景 码头桥墩 活动舷梯

维尔巴犹豫了一会儿,最后拿着钱向货车走去。他回头看了看基顿。基顿看见他望着他,就又朝他挥手,要他赶快离开。

维尔巴掉转头去,走向货车。

外景 甲板

基顿听见后面有动静。他迅速转过身来,结果他的枪对准的又是麦克马纳斯。他把枪放下来。

麦克马纳斯笑了。他慢慢地走过甲板,走向基顿。基顿觉出他有些不太对劲。

麦克马纳斯:太奇怪了……

他倒在了甲板上。基顿马上跑过去。他跪下来,看见一根管子插在了麦克马纳斯的后脖子上。

外景 码头桥墩

维尔巴走近货车,跨过霍克尼的尸体。他把车的后门关上。

他看了看左边的正在运作的起重机,然后抬眼顺着起重机的巨臂移动的方向望去。

远处某个地方可以听见警报的声音。

外景 甲板

基顿在麦克马纳斯身旁探下身子,气愤地浑身颤抖。不一会儿,他站起来,看着麦克马纳斯的尸体。

外景 桥墩

突然维尔巴意识到了什么,他转过身来想要给基顿一个警告,但是太迟了。

外景 甲板

基顿没有看见起重机过来了。

“哗”的一声!

装着燃料桶的底座砸在基顿的后背上,

把他撞飞到了船的舵手室。

基顿好一阵子没有动静。最后,他尝试着站起来,但是发现腿动弹不得。

外景 桥墩

维尔巴迅速地沿着活动舷梯跑下来,他来到一个从船侧垂下来的绳梯旁。

突然,他停下来,一动不动地抬头望着船上。

从他站在的地方,可以看见一个人沿着甲板边沿走着。他迅速而悄无声息地溜到起重机的阴影里,仔细地打量那个人——

好像有什么事让维尔巴特别吃惊。

内景 拉宾的办公室 白天 现时

库简:这就是你以前的供述里想要说的,你看见……

库简拿起维尔巴给地方检查官的供词的复印件。

库简:一个穿着西装的,瘦高个的男人。

维尔巴:等一会儿。

库简(看了看手表):我没有更多的时间了。你是说他就是凯泽·索泽吗?你告诉地方检查官,但是你不知道他是谁。

维尔巴陷入了库简打断叙述后的沉思里。他看上去十分茫然。

库简:别给我耍花招了,维尔巴,也不要再想拖延时间。你知道我了解到了什么。

维尔巴:我不知道。

库简:你知道,你知道我了解到了事实的真相,你还想骗我说“不知道”。告诉我你见到的杀害基顿的人。

维尔巴站起来,想要避开库简。但是后者逼近他的脸,把他挤到屋子的一角。维尔巴用手遮住脸,并且闭上了眼睛。

库简:别再对我玩弄欺骗把戏了。我知道了所有的事情。

维尔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库简:你知道。你他妈的自始至终都知

道是怎么回事。对我讲出来。

维尔巴盯着库简的眼睛,显得十分恐惧。库简气得脸也红了,全身发抖。整个屋子里只听的见他气喘吁吁的呼吸声。

维尔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看见基顿被杀了,我向你发誓。

库简:那你为什么不帮他?

维尔巴:我害怕了,知道了吧?然而我敢肯定那个时候是凯泽·索泽。但是我就是不敢对他举起枪来。

库简:可基顿……

维尔巴:就是凯泽·索泽,库简警长。你懂我意思吗?他就是那个恶魔。你怎么敢在背后朝恶魔开枪?

维尔巴极力控制因颤抖而蜷缩在一起的手。

维尔巴:要是打不中会怎么样?

外景 驳船 晚上 一个星期前

维尔巴躲在驳船上一堆钢架和缆绳后面。

维尔巴的视点——

基顿的身体是模糊不清的。穿着西装的那个人在甲板上迈开大步,朝基顿那边走去,同时避开船上烧起来的一小团火。他继续朝前走,站在基顿身边。两人在那里交头接耳地说了些什么,然后那个穿西装的人拔出手枪,用枪对准了基顿。

警车的红蓝灯在维尔巴身后闪烁不停。

维尔巴转过身来。他可以看到远处开来的警车。

“砰!”

维尔巴听到船甲板上传来一声枪响。他转过身来的时候正好看到穿西装的人跑过甲板,朝舷梯跑去。

现在维尔巴从所站在的地方很难看清那个人。那个穿西装的人淹没在阴影里,也很难看清驳船甲板上的情形。维尔巴极力

想看,但是看不清了。

那个穿西装的男人站了很久时间才掏出打火机。他转过身,走的更远,完全在视野里消失了。不一会儿,甲板上升起了火苗。整艘驳船烧剩的钢架黑糊糊的一片。

镜头移进黑暗中。

警车开近了,几乎就到了出事现场。消防车的警报器响个不停。

警车闪着灯,紧急刹车时轮胎发出擦刮地板的声音。车门打开。传来人的脚步踏在人行道上的声音。

镜头向远处更黑的地方慢慢移过去。

人声叫喊。新的灯光光源在黑暗四周发着光亮。

内景 拉宾的办公室 白天 现在

库简:阿图多·马奎兹,听说过这个名字没有?

维尔巴:什么?没有。

库简:他是司法部的密探。他曾向联邦执行官发誓说他肯定能认出凯泽·索泽,而且他知道凯泽·索泽的一切秘密勾当,包括贩毒,谋杀之外的。

维尔巴:我从未听说过这个人?

库简:他自己的人准备把他出卖给一帮匈牙利人。很有可能是索泽在土耳其的时候干掉的同一帮匈牙利人。那里也没有什么交换毒品的钱。这些匈牙利人打算买下一个能够为他们认出凯泽·索泽的人。

维尔巴:我说过,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

库简:但是基顿听说过。埃迪·芬纳兰是他的引渡建议人。她知道他是谁,而且掌握着他所了解的情况。

维尔巴:我不知道。

库简:船上没有毒品。只是一次袭击。一次自杀式的毁灭性行动,目的是为了消灭那个能认出凯泽·索泽的人。这样一来,索

泽就没有几个可以背叛他的人了。他可以把那些认识他的人送去死。

维尔巴:他怎么做?慢着。你是说索泽派我们去杀某个人?

库简:我说的是基顿。

维尔巴无法理解库简的说法。他眼睛斜视着,尽量去理解。

库简:维尔巴,他把你留在后面是有理由的。如果所有的人都明白,无论你走到哪里,索泽都能找到你,那为什么他还指派你带着钱离开,而他完全可以利用你去袭击那艘船。

维尔巴:他想要我活着。

库简:他为什么想要你活着?一个在世上没有什么忠诚可言的堕落警察,在他的内心还会想到要解救一个无用的瘸子?不,没那么好心。为什么?

维尔巴:因为埃迪。

库简:我压根儿就不相信那个富有创意的故事,即使相信,我肯定无法理解他为什么派遣你去保护她。那又是为什么呢?

维尔巴:因为他是我朋友。

库简:不,维尔巴。你们不是朋友。基顿没有朋友。他救你是因为他有自己的计划。那是他的打算。

维尔巴脑子停止了思考,他极力去理解此话的含义。突然——

维尔巴:不……

库简:基顿就是凯泽·索泽。

维尔巴:不。

库简:他就是那种可以扭转像霍克尼和麦克马纳斯这样的人的意志,那种可以凭着他与纽约警局多年的关系来策划这起列队质疑囚犯的人。

维尔巴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因为气愤而全身发抖。

维尔巴:不……

库简:他就是那种可以杀死埃迪·芬纳兰的人。

维尔巴脸上掠过疑惑的阴影。是因为震惊,或者也许是因为了解了事实的真相。

库简:人们昨天在宾夕法尼亚的旅馆发现了她,她头上中了两枪。

维尔巴的心开始下沉,眼睛瞪得大大的。

维尔巴:埃迪……

库简:他利用你们大家帮助他上了那艘船。他一个人是不成的。他必须亲自扣动扳机,将那个他想要的人杀死。就是那个能认出他的人。

维尔巴:这全是胡扯。

库简:他让你留下来活着,为的是让你告诉我们他死了。你看见他死了,对吗?是这样的吗?当第一批警车出现的时候,你不得不躲起来。你听到了枪声,就在大火烧起来的时候,但是你没看见他死。

维尔巴:我了解他。他决不会……

库简:他设计好了一切他想要你对我们说的话。海关部对他的调查已经好几年了。他知道我们的关系密切。这你自己说过。那么政治的压力来自何处呢?为什么你能够受到保护呢?那是基顿有把握你会告诉我们他想要的东西。对你的赦免就是给你的奖励。

维尔巴:但为什么是我呢?为什么不是霍克尼,芬斯特或者麦克马纳斯呢?我是个瘸子,人又笨。为什么选我?

维尔巴垂头丧气地坐回到椅子上。库



简同情地看着他,仍然忍不住继续说——

库简:就因为你是个瘸子,维尔巴。就因为你笨。而且因为你比他们软弱,你无法深入了解他去看清事实的真相。

维尔巴现在开始哭了。他摇着头,闭上了眼睛。

库简:假如他死了,维尔巴——假如你说的是真的,那么就没什么大不了的。是他出的主意去袭击纽约最可靠的出租车服务,是不是?告诉我真相。

维尔巴(抽泣着):都是基顿的主意。我们一开始就是按照他的意思去做的。

库简终于露出了胜利的微笑。

维尔巴:我不知道。我看见他死了。我相信他死了。上帝啊!

库简:那么为什么对其他的事撒谎呢?

维尔巴:你知道那是怎样一种感觉吗,库简警长,当你知道自己永远都不可能是个好人的时候?没有你想像的那样好,你把好的都赶尽杀绝了。我指那种处于有转机的人。我一边长大,一边就知道我永远不会有什么优势,因为我是个瘸子。该死的,我甚至连一个坏小偷都算不上。但是有一件事我想自己能够做的很好,那就是关严自己的

嘴巴——保守住秘密。我因为个人的尊严不想对你泄露秘密,情况就是这样的。但是你却强迫我,库简警长,你掠夺了我的秘密。

库简从他的领带下拿出监听器,并把它放在桌子上。维尔巴禁不住露出了蔑视的笑容,但是也是一闪而过,很快就被明显的厌恶情绪所替代。

库简:你一个人是不安全的。

维尔巴:你认为他……?

库简:他是不是凯泽·索泽,我不知道,维尔巴。在我看来,凯泽·索泽只是一个幌子。就像你说的,这只不过是一个吓唬人的故事。但是我知道基顿——他就是那种可以给你放线设套的人。你就呆在这儿。我们可以保护你。

维尔巴:我不是诱饵。我今天获得了保释。

库简:你 20 分钟以前就获释了。莱奥警官希望你尽早离开这儿,除非你打算供出索泽。

维尔巴:我会有自己的打算的,谢谢你。收买一个不值钱的流浪汉比收买一个警察还要困难。

库简:你打算去哪儿,维尔巴?你打算逃跑吗?交出控告索泽的证据来,你也许就永远不会有什么麻烦。如果有人想要找你,你一出去他们就可以发现你。

维尔巴:也许是这样,但是我不是个卑劣的告密者,库简警长。你诱惑我,但也只能这样。我因为害怕,所以该说的也说了。不该说的我不说是因为我已经辜负了基顿,自己被抓了,而且也对不起埃迪。假如他们要杀我,那是因为他们听到了我泄露了风声。他们有可能从你那里听到消息。

库简第一次不好意思正视维尔巴。维尔巴转身朝向门,同时停下来盯着拉宾的眼睛。

维尔巴:去他的警察!

他走出拉宾的办公室,进入大厅。拉宾在后面跟着。

内景 医院 白天

丹尼尔·梅塔泽瑟从阿尔柯什·柯瓦什的病房里出来,手里拿着一张 15 × 20 英寸大小的纸。他饶有兴趣地审视着手上的这幅素描肖像画。他把纸折好。

内景 医院 接待室

梅塔泽瑟走到接待室的前台桌子后面,无须得到护士的许可,就可以使用传真机。

内景 警局储藏处 稍后

维尔巴来到楼下警察局的储藏处,清点自己的物品。

一个胖胖的,白头发警察正在核实他从储物箱里拿出的每一样东西。

警察:一块金手表,一个金打火机,一个褐色的钱包,一包香烟。

维尔巴把自己每一样东西都收捡好,然后一瘸一拐地走向出口处。

内景 信息收发室

杰克·贝尔站在传真机旁边。接受器上的绿灯亮了,指示灯显示:传真在接受中。

内景 拉宾的办公室

库简一声不响地盯着墙上的记事板,同时喝着拉宾冲好的咖啡,拉宾坐在桌子旁边,整理着一堆文件,好像要彻底地收拾利索。

拉宾:你仍旧是没有搞清楚那些该死的事情。

库简:我对基顿想要知道的情况都有数了。

拉宾:但是那些都不要紧。

库简:这没关系。他也会知道我们离他很近了。

拉宾:他是不是凯泽·索泽?如果基顿还活着,他再也不会露面。

库简:我会找到他的。

拉宾:浪费时间。

库简(自言自语):不死的谣言不是谣言。

拉宾:什么?

库简:没什么,有些事情我忘了。

库简摇摇头。他对着办公桌站住。

库简:拉宾,你的办公室真是个烂摊子。

拉宾这才留意到了屋子里的凌乱不堪。

拉宾:是的,但是它也有自己的规则和系统。如果你观察它的方式对了,你也就明白了。你需要的就是离它远点,明白吗?你应该看看我的汽车库,那里面收拾的可以用来参观表演了……

库简没听他说。他已经开始盯着记事板,陷入了沉思。他游离的目光在一堆乱糟糟的文件上扫过,根本没看见什么。

外景 大街

维尔巴走到阳光下,然后戴上一幅廉价的太阳眼镜。他看着拥挤的街道。毫无疑问,来往穿梭的行人都是吃完或者是准备去吃午餐的人。

车辆都在警察局的前面堵住了,它们好像是在等待步行的人通过。

内景 信息收发室

一张纸从传真机里出来,面朝下。

内景 拉宾的办公室

库简还在盯着记事板。

突然,库简的脸色变了。他向记事板靠近并且眯起了眼睛。他的脸色变了。

首先是猜谜语的表情,接着是困惑,最后是明了。

咖啡杯从他手里掉下去。杯子掉在地板上发出瓷器撞击的清脆响声。咖啡溅了满地都是。

拉宾停止议论,并且诧异地抬头望着库简。

库简的视点——

库简盯着的不是记事板上写着什么,而是记事板本身。

他的眼睛顺着铝制的边框,边框被牢牢地固定在墙上。人们也许会注意到记事板坚固的结构和它恰当的尺寸。这个记事板足够大,可以记下一生可能会忘记的或者是不去考虑的事情。警察的一些被忽略或者遗忘的琐事都被记在上面,以期望哪天能够派上用场。人们会是因为自己而去看这样的记事板,而有的人会去看是谁制造的这样一个记事板。库简的眼睛注视着记事板的金属底盘,上面标有生产商的名字。

上面写道:“伊利诺斯州斯科奇区”。库简的眼睛盯着记事板闪烁不定。他在上面看到了拉宾在远处角落的影子。他的眼睛飞快地搜索信息,然后目光停在一长8.5英寸,宽11英寸的传真纸上,上面有一个大约体重300磅的黑人。库简浏览了一下他的名字,但是没有什么线索。但是他的一连串的别名就有意义了——

斯莱温、布里克斯、申克、雷德富特、西卢斯特……

库简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思绪一下子豁然开朗。他向门口跑去。

他的脚踏过了拉宾的咖啡杯子的碎片。这个杯子曾被举在维尔巴的脸前达两个小时。

库简匆匆忙忙,没有注意到廉价地毯上踩翻了的杯子底部的字:“科巴伊什瓷器”。

外景 大厅走廊

库简沿着大厅走廊疯狂地跑向楼梯。

外景 大街

维尔巴看了看身后,另外一个警察站在门廊里,点着一支香烟。那个警察并没有用惯有的把人定位为白痴公民和愚蠢的罪犯的那种眼光注视着他。

维尔巴冲着警察礼貌, 谦和地笑了, 然后走下台阶, 走向街上的人流。

内景 警局储藏处

库简跑到警察局储藏处接待的桌子跟前, 维尔巴在这儿没呆多长时间收拾自己的物品。拉宾就跟在他的后面, 满脸的疑惑不解。

库简: 他去哪儿了? 你看见他了吗?

警察: 那个瘸子吗? 他往那边去了。

警察向大门方向示意了一下。

库简跑出去, 疯狂地搜寻着。

外景 人行道

维尔巴在人行道上——瘸一拐一拐小心地走着, 尽量不让别人注意到他。

他回头再望望, 离警察局已经很远了。他可以看见拉宾和那个警察站在台阶上四处张望, 脸上满是奇怪和失落的情绪。

他没有注意到一辆车在他身边, 沿着马路边慢慢行驶。

内景 车内

司机的视点——

司机很有耐心地操纵着方向盘。他的眼光跟着维尔巴。维尔巴在人群里小心翼翼地走着。

外景 人行道

库简推挤着将人群分开, 同时左顾右看。

外景 大街上

摄影机低角度地跟拍十多双行路人的脚。维尔巴的脚出现在远处人群里。这双脚还在艰难地跛行。

突然, 右脚似乎轻松了许多, 接下来的几步, 向内跛拐的脚开始能够直行了。这时, 他也不跛了, 好像一条腿升高了一英寸。

摄影机升上来拍摄维尔巴的身体:

维尔巴的双手在口袋里搜寻着。他的好使的左手掏出来一包香烟, 不好使的右手掏出打火机。不过, 这会儿这只右手的动作竟像雕刻家一样优雅协调, 大拇指弹开打火机的扣盖, 食指拧动点火石。整个动作从容而且连贯。

维尔巴点着了香烟, 轻松地笑了。他转过身来, 看见一辆车在身旁行驶着。

内景 信息收发室

杰克·贝尔扯下传真机上的纸, 并把它翻过来, 凯泽·索泽的素描肖像画一览无余。

虽然有些走样和变形, 但人们还是可以辨识出这肖像非常像维尔巴·金特。

外景 大街上

车停下来, 司机走下车。

他就是科巴伊什, 或者是我们现在认识的这样。他对维尔巴微笑。维尔巴走下人行道, 同时一边对司机笑着, 一边打开靠近人行道的车门, 坐进车里。

那个叫科巴伊什的人回到司机座位上, 开车走了。

不一会儿, 美国海关部的警长库简游荡到摄影机镜头里来, 他的表情就像是一个迷路的孩子, 四处张望着。他没有注意到有一辆轿车驶进拥挤的车道, 随后就融汇在车流里了, 而那些车里面坐着的都是回去工作的人。

(完)